

澳大利亚：腐败丑闻与国际学生

安东尼·韦尔奇

安东尼·韦尔奇 (Anthony Welch)：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授

电子邮件：Anthony.Welch@sydney.edu.au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虽然与许多国家相比，其教育系统规模较小，但其靠近亚洲的地理位置、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大学排名以及作为英语母语国家的地位，对许多人尤其是亚洲学生具有吸引力。从系统层面看，国际学生占澳大利亚总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在许多大学，尤其是研究密集型的八校联盟 (G8) 中，这一比例更高。在几所大学中，该比例已接近一半，有一所大学的比例甚至更高。

但这一看似成功的背后忽视了一个软肋，即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价值 270 亿美元的产业。由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资金不足，澳大利亚大学积极通过招收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弥补收入缺口，因为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远高于本地学生。从国际角度看，澳大利亚被广泛认为在国际学生招募方面采取了特别具有创业精神的方式。其中包括广泛使用教育代理，这些代理虽然负责招募约四分之一的国际高等教育学生，但仍处于监管空白状态。

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

这一问题在尼泊尔的入学人数激增中尤为突出。尼泊尔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仅略高于 1,000 美元，中产阶级规模也很有限。然而，尼泊尔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爆炸性增长，

从 2015 年的不到 1 万人增加到 2019 年的超过 6.5 万人，引发了警报；但是，之前的教育部长和联邦教育部门未予以重视。到 2022 年，尼泊尔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国际学生来源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国家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和大学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看到这一机会，在尼泊尔从事为澳大利亚院校招收学生的中介人数从几百人猛增至 3,000 多人。尼泊尔学生中有很高比例的家庭成员作为附加申请者，他们被认为容易受到剥削性工作条件和系统性薪资不足的影响，有时这种情况由本国人经营的小企业造成。2023 年的一项议会调查还提到，侨民社区利用社交媒体在学生到达之前与他们联系，以利用他们的脆弱性。

总体而言，数千名学生获得了前往公立大学学习的学生签证，但随后迅速将注册转移到学费较低的另一教育机构就读职业课程，这些教育机构显然在没有学生正式从原大学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促进了课程转移。在另一些情况下，腐败中介雇佣全科医生和咨询师提供医疗证明，让留学生转到其他低质量的私立教育机构学习。澳大利亚的制度规定，国际学生在初次注册后的六个月内希望更换就读学校，必须获得原学校的允许后才能转校，但疾病或突发事件可以作为更换的合理依据。

腐败的财务基础

腐败中介之所以参与协助从声誉良好的公立大学挖走留学生，并将他们引向低质量的私立教育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支付更高的佣金，但对课程质量的关注较少。当中介可以赚取高达学费 40% 的费用作为佣金时，经济回报很容易压倒课程质量和相关性。留学生可能会被全职工作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虚假承诺所诱惑，而与此同时，腐败的中介却从质量低劣的私立教育机构获得巨额经济回报。

在许多此类案例中，尽管留学生已经支付了学费，但他们甚至没有上职业课程直接进入了澳洲的劳动力市场，其他证据显示，他们容易受到剥削和低薪待遇，有时是由他们自己的同胞所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取消留学生工作小时数限制的决定可能助长了这种剥削。从 2023 年 7 月起，留学生工作时间将限制为每两周不超过 48 小时，但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做更多工作以阻止系统的滥用。有证据表明，英语能力低的妇女被带到澳大利亚获得学生签证，但最终被迫进入成人服务行业，以偿还“控制者”制造出的巨额债务。目前已有十几家教育中介被发现构成腐败并参与促成性贩运。

捕猎者和看守者：监管失败

这些严重的失误突显了对系统进行更严格监管的迫切需求。学生签证常常被滥用，成为移民途径，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不择手段的中介往往也非常乐意利用系统中的漏洞，从中牟利。劣质的私人办学机构往往向愿意把学生引向其门下的中介提供有利可图的诱惑。一些中介利用系统漏洞，从信誉

良好的机构获得录取通知书（从而获得学生签证），同时计划将学生转到低质量的培训机构。

联邦政府尚未公布其委托撰写的《尼克松报告》（*Nixon Report*），据悉该报告揭露了签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对留学生普遍存在的剥削性工作条件和低薪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教育中介的监管不力造成的，大多数教育中介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但也有一些教育中介存在腐败现象，他们对教育成果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对潜在移民成果和转学费用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与移民中介不同，教育中介完全不受监管。正如最近一次议会调查的一位证人所言，“我的狗都可能是中介”。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其他依赖中介进行招生但又未能对其进行充分监管的系统提供有益的借鉴。

除了教育中介不受监管的问题之外，用于监督签证制度的资源也不足。联邦内政部只雇佣了不到 20 名工作人员来负责 5,000 多家注册培训机构。

需要做什么？

显然，澳大利亚迫切需要采取跨部门、全政府的方法，让联邦教育部、移民部和内政部参与进来。澳大利亚州政府和大学也需要参与其中，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管理局（*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Authority*）和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等监管机构也需要参与其中。需要调配更多的资源来解决签证处理过程中的重大延误问题，减少 100 多种不同的签证类别，并确保学生签证用于其预期目的。需要扩大洗钱立法条款的适用范围，将移民和教育中介以及私立教

育机构也包括在内。学生签证和高等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以及未能规范教育中介和清除系统中的腐败分子的情况，必

须终止。不能允许成千上万的弱势留学生受到剥削，也不能允许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声誉受到损害。